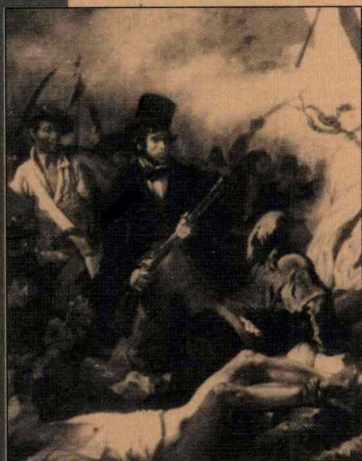


Honoré De Balzac Les Chouans

[法] 巴尔扎克

舒昂党人

经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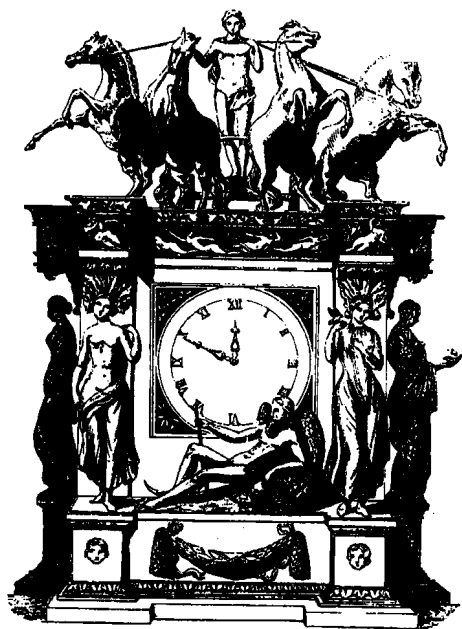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世 / 界 / 经 / 典 / 名 / 著 / 文 / 库

舒 昂 党 人

[法]巴尔扎克 著
郑 永 慧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昂党人/(法)巴尔扎克著;郑永慧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056-5

I. 舒… II. ①巴…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40337 号

舒 昂 党 人

[法]巴尔扎克 著

郑 永 慧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 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9.75 印张 28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4-056-5/G·050

定价:12.80 元

主要人物关系表

舒昂党人 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保皇派的残余势力（逃亡贵族和教会的神职人员）煽动法国北部旺代地区和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起来叛乱，前一地区的叛乱分子称为旺代保皇派，后一地区的叛乱分子称为舒昂党人。主要的舒昂党人有：

蒙托朗侯爵——绰号“勇郎君”，从英国回来的舒昂党领袖。

迪·加夫人——舒昂党的领袖之一。

神父居丹——耶稣会教士，叛乱的煽动者。

彼埃尔——绰号“土行者”，勇郎君的助手。

抢食鬼——贪婪而残暴的舒昂党人。

快腿酒鬼——抢食鬼的堂兄，新加入舒昂党，因过失被土行者和抢食鬼杀害。他的妻子和儿子转而帮助共和党。

博旺伯爵——舒昂党的领袖之一，他因一句话几乎断送了女主角的性命，后来又用一句话帮助了她。

共和党人 由于布列塔尼的地势有利于游击战，而不利于阵地战，所以巴黎的共和政府没有派出大军征剿舒昂党，只派了少量军队和实施美人计。主要人物如下：

德·韦纳伊小姐——一个贵族的私生女，命运坎坷，为了30万法郎的奖金，自愿去诱惑、俘虏勇郎君。

科郎坦——共和政府派来监视德·韦纳伊小姐的特务。

于洛——共和国部队的指挥官。

热拉尔——于洛的副官。

梅尔上尉——热拉尔的下级。

弗朗西娜——德·韦纳伊小姐的女仆，舒昂党人“土行者”的情人。

知心钥匙——于洛手下的排长。

伶俐腿——于洛手下的排长。

居丹——神父居丹的侄儿。

多热蒙——富商。

前 言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生于法国图尔。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51岁时娶了一个军需官的女儿做妻子；婚礼于1797年1月30日举行。这对夫妻生下两男两女，奥诺雷是长子。1814年巴尔扎克的父亲被任命为驻巴黎的第一师的军需官，全家搬到巴黎，其时巴尔扎克年15岁。这个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当时心中好像有一团火，只想看看巴黎有意义的事物：圣母院在哪里？卢佛尔宫、土伊勒里宫、塞纳河在哪里？拿破仑回到巴黎住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父亲把巴尔扎克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严格的校规同巴尔扎克喜欢幻想的天性格格不入，他厌恶其他功课，只喜欢读历史，在教师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既懒惰又愚笨的学生，殊不知当时巴尔扎克已埋头读书，热衷写作，在同学中获得了“诗人”的称号。从1816年到1819年，父母把巴尔扎克送进法科学校，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及公证人事务所里实习，准备让他将来从事一项光荣、体面而受人尊敬的职业。在这三年中，巴尔扎克非常勤奋，除了攻读法科以外，还到巴黎大学听文学讲座。1819年1月，巴尔扎克参加了法学士的考试；同年四月，毕业于法科学校。

这时巴尔扎克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从事他父亲所说

的体面而受人尊敬的职业呢，还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当一个文学家呢？巴尔扎克选择了后者。他取得父母同意：以两年为期，在这期间，他靠写作谋生，以考验他的文学天才，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他仍然回到正路上去。其时父亲已经退休，全家搬到离巴黎 23 公里的郊区维尔巴里希居住。他们为巴尔扎克在巴黎租了一间顶楼，只配备了一点必要的家具，每年给他 1500 法郎作为生活费，就让他在那里为自立而奋斗。巴尔扎克倒很喜欢这地方，因为这里离兵工厂图书馆很近，他可以在图书馆里用功。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在繁华的巴黎像个隐士般地生活，有时天气晴朗，他才出来走走，目的也是进行另一种学习：他仔细观察附近居民的生活习惯，研究他们的性格，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每天只吃牛奶和面包，他写信给他的妹妹罗尔说：“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也像一个伟人，那就是说他快饿死了。”在顶楼上住了几个月，巴尔扎克开始明白：天才的成熟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磨炼，两年根本不可能，十年也说不定。一个没有人生经验，艺术上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青年，怎能产生天才的作品呢？巴尔扎克为了坚持走文学家的道路，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否则只能回到律师事务所去当个小职员，让自己的天才永远埋没。于是巴尔扎克写了一些低级趣味的作品，用假名出版，以获取稿费。后来巴尔扎克自己称这些作品为“文学上乌七八糟的东西”。同时巴尔扎克从事商业，经营出版社、印刷厂与铸字厂。当时资助他的有他的第一个情妇德·贝尔尼夫人，这位夫人比巴尔扎克的母亲还年长 18 个月，可是自 1822 年起同巴尔扎克相爱以后，直到 1836 年她死亡，终其一生，成为巴尔扎克的最忠实的密友。1825 年 5 月，这位夫人为巴尔扎克的印刷所拿出 9250 法郎，但仍然亏损，巴尔扎克负债达 9000 法郎，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29 岁的巴尔扎克勇敢地承担了这一重负，继续不停地写那些“文学上乌七八糟的东西”，这对巴尔扎克精神上是很大的打击，他写给妹妹罗尔的信上说：“这种情况可以为之一哭。”这段

时期不是持续了两年，而是十年，直到1829年巴尔扎克30岁，出版了使他一夜成名的长篇小说《舒昂党人》（又译《朱安党》）以后，巴尔扎克才能吐气扬眉，奠定他在文学上的地位。

从1826年起，巴尔扎克就开始构思关于舒昂党叛变的小说。德·贝尔尼夫人不仅从物质上资助巴尔扎克，从写作上也给了年轻作家极其可贵的帮助：她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新闻、宫廷轶事讲给巴尔扎克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1828年5月，巴尔扎克开始写作舒昂党历史的小说，起初他将该书命名为《好汉》。同年夏季，巴尔扎克细心研究1799年舒昂党叛变的文献。研究到秋季，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布列塔尼去一次，那是这部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9月中旬，他动身到布列塔尼去，在那里悉心研究当地风貌和居民的习俗，同时写作关于舒昂党的小说；年底回巴黎后，继续写作该书。1829年3月，这部长篇小说以《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1800年的布列塔尼》为书名出版。这是第一部署名巴尔扎克的小说，是那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人间喜剧》的第一篇。出版以后，给巴尔扎克带来很大的声誉。从1832年7月起，为了再版，巴尔扎克着手修改该书，一直到1834年始修改定稿，改动很大，连书名也改为《舒昂党人，或1799年的布列塔尼》，再版出书后列入《人间喜剧》的“军事生活场景”。从创作过程来看，巴尔扎克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舒昂党人》描写法国大革命中执政府时期保王党率领布列塔尼农民叛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兴起，贵族阶级的没落。故事情节曲折，富有传奇意味，但丝毫没有丧失历史的真实。农民受贵族领主的压迫，为什么要起来叛变？为什么要拥护帝制反对共和？布列塔尼的战争为什么特别残酷？共和国的将领和士兵是些什么人？作者在本书中告诉我们：资产阶级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大，有些无知的农民受宗教的毒害，相信叛变可以使灵魂得救，并可以抢劫财物，就起来进行野蛮的战争。由于当地地势适宜于游击战，不适合正规战，共和国受到外国侵略军的牵制，没法派遣大批部队前来

讨伐，只能施行美人计。而共和国的将士们都是坚决拥护共和，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战士。贵族将领则大部分是自私自利，为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战。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史实相符。尤其成功的，是塑造了共和国将领于洛、热拉尔和梅尔的形象，他们都具有共和国军人的气概，但是个性各有不同：于洛是追随过拿破仑南征北伐的老军人，很容易接受拿破仑称帝的政变；热拉尔是浸透共和思想的年轻将领，对雾月 18 日政变极为警惕和不满；梅尔则同兵士伶俐腿一样，是典型的法国军人，临危不惧，富有幽默感。书中其他人物，也各具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巴尔扎克在这本书中，除细节的真实外，已经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已经高高地举起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其中有些典型人物，在《人间喜剧》的其他小说中反复出现，像于洛就在好几部小说里重复出现；科朗坦也在另一部长篇小说《一桩无头公案》中出现。《人间喜剧》是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的画卷，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资产阶级的上升与贵族阶级的日益没落；另一类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金钱主宰一切。《舒昂党人》属于前者，它是《人间喜剧》的第一篇，阅读《人间喜剧》，可以从《舒昂党人》开始。

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给巴尔扎克带来财富，债权人仍然追逼着他。于是巴尔扎克关上门，拉下窗帘，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坐在他的书房里每天写作 18 小时。他的面前放着他最崇拜的拿破仑的半身像，高半米，像下面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亲笔题词：“他用刀来开始的事业，我用笔来完成它！”他可以一连两个月，失掉对外界事物的感觉，连街道也不认识，生活在他创作的人物中间，充满幻觉，同他的书中人物对话，和他们同悲哀共欢乐，使得他认为书中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现实世界的人物在他的心目中反而变成幻影或者他还未创作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旅行归来，同巴尔扎克谈起自己的妹妹生了病，巴尔扎克稍作停顿之后打断他说：“你说的一切都很好，我的朋友，

可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里来，谈谈欧也妮·葛朗台吧。”经过艰苦的努力，巴尔扎克终于写成 700 余万字的《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共约 100 篇，典型人物有 2000 余人。1832 年，他开始同一个波兰女人汉斯卡伯爵夫人通信，1850 年 4 月 14 日同她结婚。当时他已患病很重，于 1850 年 8 月 19 日因劳累过度逝世，终年 51 岁。死前数小时，雨果去探望他，回来的时候神色沮丧，对朋友们说：“先生们，欧洲正在失去一位伟大人物！”

雨果错了，不是欧洲，而是全世界！巴尔扎克的名字同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曹雪芹、雨果、歌德、托尔斯泰等人一样，将永垂不朽。

郑永慧

1979 年 3 月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埋伏	(1)
第二章 富歇的妙计	(56)
第三章 没有明天的一天	(162)

第一章 埋 伏

共和国八年的开头几天，葡萄月上旬^①，或者用现行的历法来说，就是1799年9月底，有一百多个农民和相当多的市民，早上从富热尔^②出发到马延^③去，正在登上处于富热尔和埃内之间差不多一半路程的佩勒里内山。埃内是旅客惯常在那里歇息的一座小城。这一队人分散成人数或多或少的人群，他们的衣服光怪陆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职业又千差万别，描写一下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从而给这个故事增加一些栩栩如生的色彩，倒不是没有用的，因为逼真的色彩在今天极为人们所重视，尽管某些批评家说它们有损于对感情的描写。

这一群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中有些在光着脚走路，他们的全套衣服就是把他们从脖子一直裹到膝盖的一块大羊皮，和一条十分粗糙的白布裤子。裤子布料的线脚参差不齐，说明当地工业对质量不够重视。他们的长头发上有一绺绺扁平的垂发吊下来，同羊皮毛自然地混合在一起，完全遮盖住他们望着地下的脸，使人很容易

① 葡萄月是共和国历法的第一个月，即公历9月22日至10月21日。

② 富热尔是法国西北部伊尔-维兰省的一个城市。

③ 马延是法国西北部马延省的一个城市，在富热尔的东面。

把羊皮看做他们自己的皮，初看起来会把这些穷苦的人当作就是他们身上穿的毛皮的那种牲口。可是很快就可以透过头发看到他们的眼睛在闪耀发光，好像茂密的绿草丛上的露珠；他们的眼光里流露出人类的智慧，可是这种眼光令人望而生畏，不能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他们的头上戴着一顶肮脏的红羊毛无边帽，很像当时共和政府用作自由象征的弗里吉无边帽^①。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粗大的多节橡木棍，棍端挂着一只没有装载多少东西的长布袋。另外一种人在无边帽上再压上一顶粗大的呢帽，阔边，四周镶着各种颜色的羊毛镶边。这类人上下身都穿着布衣服，料子同第一种人的裤子和布袋的布料相同，他们的服饰几乎没有一点共和国的气味。他们的长头发一直垂到圆形上衣的领口上，这种圆形上衣只盖到腰部，上面两侧有方形的小口袋，这是西部农民特有的服装。圆形上衣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是一件同样布料的背心，缝着粗大的钮子。他们中有些人穿着木屐走路，另外一些人为着节约，把鞋子拿在手里。他们的服装由于长期穿着而弄脏了，又被汗水和尘土染黑，式样不像前一种服装那么特别，然而却有一种历史上的价值：那就是它们是前一种服装和另一种称得上是华丽服装之间的过渡服装。所谓华丽服装由几个人穿着，他们分散在人丛中，像鲜花一样光华焕发。他们穿的是蓝布裤子，红色或黄色背心，背心上有两排平行的铜钮，看起来像方形铠甲一样，这种服装同他们的同伴的白衣服和羊皮服构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就像麦田里显现出矢车菊和红罂粟一样。有几个人穿着布列塔尼农民自己制造的木屐，然而大多数人穿着粗大的登山靴，和十分粗糙的呢布外衣，外衣的式样按照法国古代服装制成，我们的农民还虔诚地保留着这种式样。他们的衬衫领子由制成心形或锚形的银扣子扣上。还有，他们的布袋似乎比他们同伴的布袋装着更多的东西；他们中有些人还在行李上加上一只水壶，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里面无疑装满了烧酒。在这些半野蛮的人

① 弗里吉无边帽是一种尖塔形无边软帽，共和党人都戴这种帽以象征自由。

中间也发现几个城里人，他们似乎是这些地区的最高度文明的象征。他们戴着圆帽子、大礼帽或鸭舌帽，穿着翻口长靴，或者用鞋套系住的鞋子；这些城里人也跟农民一样，显示出明显的服装上的差异。他们中有十来个人穿着那种名为“卡尔马尼奥”的共和党短褂；还有一些人大概是有钱的手工艺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色的呢绒料子。最讲究的服装是那些多少有点破损的蓝色或绿色的燕尾服或长礼服，穿着这种服装的人是真正的大人物，他们脚上套着各种式样的靴子，挥舞着粗大的手杖，谈笑风生，他们是在厄运中还保持乐观的人。有几个头上的假发细心地扑过粉，辫子梳得齐齐整整，说明他们在开始发财或初步有了教养时，就追求起讲究的服饰来了。

这些人对他们的聚集在一起自己也感到惊异，他们完全是偶然集合起来的，看到他们，人家会说这是一个小镇的居民，被火灾赶出了家园。可是时代和地点却使人想到别的原因。一个观察家，如果熟悉当时震动法国的内乱的秘密，就很容易认出在这群人中，有少数人是共和国可以信赖的忠诚的公民，虽然他们几乎全部由四年前反对共和国的人所组成。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可以使人一望而知在这群人有政见的分歧。因为只有共和党人轻松地赶路，至于其他的人，尽管他们的服饰有明显的差别，他们的脸上和态度上的表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遭遇了不幸。市民也好，农民也好，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哀愁；他们的默默无言是阴沉的，他们似乎全都被同一种思想压迫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思想当然是可怕的，但是却被他们巧妙地隐藏着，因为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从他们异乎寻常的缓慢步伐，可以看出来他们有秘密的打算。他们中有几个人，由于脖子上挂着念珠而引人注目；这时宗教虽然未被摧毁，但是已遭镇压，保留着这种宗教的标记是很危险的。这几个人不时甩动他们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他们偷偷地察看道路两旁的树林、小道和岩石，样子就像一条猎狗把鼻子迎着风去闻野兽的踪迹一样。然后，除了默不作声的同伴们的单调脚步声以外，

听不到其他声音，他们又重新低下头来，恢复那种绝望的表情，样子仿佛是被带去监狱的囚犯，要在监狱里生活和死亡。

向着马延走向的这队人，构成这队人的各种不同成份，以及人们流露的不同情绪，只要看见队伍的前头是一队兵士，就很自然地得到解释。大约一百五十个兵士，带着武器和行李，在一个“大队长”的指挥下，在前头走着。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悲剧的人，解释一下“大队长”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用的：爱国人士拿这个称号来代替上校，因为他们认为上校的称号太贵族化了。这些兵士属于驻防在马延的步兵团的留守部队。在那内乱纷纭的日子里，西部的居民管共和国的兵士叫“蓝军”。这绰号的来源是由于他们最初穿着红蓝两色制服，我们对这些制服记忆犹新，不必详加描述。当时就由这一小分队蓝军护送着这群人；这群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到马延去，因为到了马延，军事纪律很快就会给他们以统一的精神，统一的制服，和整齐划一的步伐，而这一切是他们现在所完全没有的。

这群人就是富热尔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集得来的新兵，是这个城市应该根据法兰西共和国督政府^①上一个收获月^② 10 日的法令征集的。政府要求募集一亿军费和十万兵员，以便能给自己的军队迅速派去援军，当时政府的军队在意大利被奥国人失败，在德国被普鲁士军队击溃，在瑞士受俄国部队威胁，苏沃洛夫^③ 已经使俄国人产生了征服法兰西的希望。被人称作旺代的西部各省、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的一部分，经过四年战争之后，三年以来在奥什^④ 将军的安抚之下太平无事，现在似乎已经抓住时机，重新起来斗争

① 1795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公会通过共和第三年宪法，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

② 收获月是共和历第十月，即公历 6 月 20 日至 7 月 19 日。

③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将军，曾经镇压 1794 年波兰的起义，在意大利阻击共和国的军队。

④ 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

了。面对着各方面的武装入侵，共和国又恢复了早斯所具有的活力。首先，它根据收获月法令的一条规定，把这些受攻击的省份交给当地的爱国居民去防守。事实上，政府已经没有军队也没有金钱可以用来镇压内乱了，于是它用一条虚和声势的法令来避开这个难题：既然不能派出军队到叛乱的省份去，它就表示完全信任这些省份。也许它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武装一部分居民去攻打另一部分居民，就可以正本清源地从根本上扑灭叛乱。这条造成居民悲惨地互相仇杀的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在西部各省将组织独立中队。”这条失策的条文使西部各省群起反对，以致督政府开始时简直丧失了贯彻执行的希望。于是过了几天，督政府请求两院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规定根据组织独立中队的条文可以小规模地征兵。因此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几天，一条新法令公布了，明文规定于共和七年闰三日^①开始执行，法令规定将征集得来的这些少数人员编成团队。团队的名称各冠以省名：萨尔特团，奥恩团，马延团，伊尔—维兰团，莫尔比昂团，下洛尔团和曼恩—卢瓦尔团。法令上说：“这些团队专门用来攻打舒昂党人，不得利用任何借口把它们派出国境。”这些枯燥无味但很少人知道的细节，可以同时解释督政府地位的软弱，以及这群人为什么被蓝军带领着这样走。因此，也许我们再添上一句话也不算多余：督政府的这些美好而富有爱国精神的决议，除了登载在《法令公报》上以外，起不到任何其他作用。共和国的法令，以前有伟大的道德观念做后盾，有爱国主义或者恐怖统治作后盾，所以得以执行，现在这些法令只能在纸上募集千百万的金钱和兵士，这些钱从来也没有进入国库，这些兵士从来没有编入军队。革命的机器被无能的手弄坏了，法令的执行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它却不能控制环境。

当时担任马延和伊尔—维兰两省的指挥官的是一个老资格军官；他在当地看准了现在是采取措施的好时机，就想方设法要从布

^① 共和历每月都是三十日，因此每年要加上五至六日，称为闰日或附加日。

列塔尼发掘他的新兵，尤其要从富热尔，因为富热尔是舒昂党最可怕的巢穴之一。他希望这样能够削弱这些危险地区的力量。这位忠心耿耿的军官利用法令上的空洞规定，宣称他能够马上配备和武装“应征的壮丁”，还说 he 手里拿着一个月的军饷，是政府答应发给这支额外军队的。虽然那时候布列塔尼拒绝任何种类的军役，但是这些诺言却一开始就使征兵获得成功，而且成功得那么迅速，以致军官对这件事产生了戒心。他是一个不容易受骗的看门老狗。他一看见部分新兵这么迅速地奔到征兵处，就马上怀疑这种飞快的集合一定隐藏着秘密动机，他相信这些新兵是想为自己搞到武器，也许他猜对了。因此他不再等待迟到的新兵，马上布置向阿朗松退却，以便接近那些对政府忠诚的地区，但是这一带的叛变日益发展，他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极为可疑。这个军官根据他所收到的训令，对我们军队的惨败以及从旺代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严守秘密；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天早晨，他正在设法用急行军赶到马延。到了马延，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思执行法令，将布列塔尼的“应征新兵”补足自己大队的干部。“应征新兵”这个词儿后来变得人所共知，那时还是第一次在法律上代替“应征壮丁”这个词儿，原先人们都管共和国的新兵叫“应征壮丁”。在离开富热尔以前，指挥军命令他的兵士们秘密带上弹药筒，带上够全部人员吃的面包，以免引起应征新兵注意到路程的遥远；他不准备在中途站埃内停歇，以免新兵中有些人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以后会同舒昂党人取得联系，毫无疑问舒昂党人是遍布在附近的田野里的。老共和党人的策略使新兵们落入了圈套，但是现在新兵队伍里一片阴郁的沉默，他们上山时步伐的缓慢，都引起这位名叫于洛的大队长最大的疑惧。他最感兴趣的是前面描写过的那些最显眼的人物，因此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周围跟着五个年轻军官，他们都不敢扰乱大队长的沉默。可是在到达佩勒里内山山顶的时候，于洛仿佛根据本能蓦地回过头来，察看了一下应征壮丁们不安的脸色，很快就打破了沉默。事实上，这些布列塔尼人的逐渐缓慢下来的步伐，已经使他们同他们的卫队